

說庫

第二十六冊

夢溪筆談
桂海虞衡志
江行雜錄
虛谷漫抄
避暑錄
諧謔
蠻叢
溪史笑談

祝

平

第廿六冊

祝平

第廿六冊

祝平

第廿六冊

重編補筆談序

世所傳補筆談每篇首必題所補之卷又有前幾件及中與後之分

如補第二卷後十件之類

非後人所得而創其為舊本無疑原書二十六卷不補者十餘各有補今以其書考之多不合如故事不御前殿云云十件補第二卷既然矣次則廊屋為廡梓榆為樸二件亦補第二卷第二卷乃故事豈謂是乎猶可解者或三卷之謠為二乃若子午屬寅本論納甲語而以補六卷之樂律何邪廬聲論海潮當補象數今以補第九第九乃人事於海潮何預焉王子醇樞密帥熙河日六件大氏皆權智當補十三卷而屬十五十五藝文也凡此類不可悉舉又若原書止二十六卷今其所補有自二十七以至三十者益不可曉疑此雖舊本或沿襲日久舛謬特甚譬之遠年架閣文字其格式非有變革而風雨浸淫蟲鼠蠹蝕其間若年月之久近數目之多寡漸不可辯而後之胥吏或以意為補綴豈非毫釐之差者乎然則當何如曰參伍故籍鉤稽見數通行打算別自攢造此籍乃可行耳語云琴瑟不調甚者必舉而更張之予師此意盡去所補卷第及前中後件之名而悉以原書十七目從事所言故事直以補故事辯證也直以補辯證以至樂律象數官政權智藝文器用異事雜志藥議等目

皆然目自為補複者削之疑者闕釐為三卷然後纂然可攷蓋古人之書原無定卷
即以筆談言之通攷二十六卷今所行者是宋史則二十五卷鄭樵通志藝文略則
二十卷分並不恆有如此者世所傳補卷第既與通攷不合而宋史通志之所載卷
第各別今皆不傳又不知其孰補此吾所以放筆而為之更定也巽甫題

補筆談目錄

卷一

故事

辯證

樂律

卷二

象數

官政

權智

藝文

器用

卷三

異事

雜誌

樂議

續筆談十一篇

補筆談卷一

宋 錢塘沈括撰

故事

故事不御前殿則宰相一員押常參官再拜而出神宗初即位宰相奏事多至日晏韓忠獻當國遇奏事退晚即依舊例一面放班未有著令王樂道為御史中丞彈奏語過當坐謫陳州自此令宰臣奏事至辰時未退即一面放班遂為定制。

故事升朝官有父致仕遇大禮則推恩遷一官不增俸熙寧中張丞相杲卿以太子太師致仕用子廕當遷僕射廷議以為執政官非可以子廕遷授罷之前兩府致仕不以廕遷官自此始。

故事初授從官給諫未衣紫者告謝日面賜金紫何聖從在陝西就任除待制仍舊衣緋後因朝闕值大宴殿上獨聖從衣緋仁宗問所以中筵起乃賜金紫遂服以就坐近歲許冲元除知制誥猶著綠告謝日面賜銀緋後數日別因對方賜金紫自國初以來未嘗御正衙視朝百官辭見必先過正衙正衙既不御但望殿兩拜而出別日卻赴內朝熙寧中草視朝儀獨不立見辭謝班正御殿日卻謂之無正衙。

須候次日。依前望殿虛拜。謂之過正衙。蓋闕文也。

熙寧三年。召對翰林學士承旨王禹玉於內東門小殿。夜深賜銀臺燭雙引歸院。夏鄭公為忠武軍節度使。自河東中徙知蔡州。道經許昌時。李獻臣為守。乃徙居他室。空使宅以待之。時以為知體。慶曆中張鄧公還鄉過南陽。范文正公亦虛室以待之。蓋以其國爵也。遂守為故事。

國朝儀制。親王玉帶不佩魚。元豐中上特制玉魚袋。賜揚王荆王。施於玉帶之上。舊制館職自校勘以上。非特除者皆先試。唯檢討不試。初置檢討官。只作差遣。未比館職故也。後來檢討給職錢。並同帶職在校勘之上。亦承例不試。

舊制侍從官學士以上方腰金。元豐初授陳子雍以館職使高麗還。除集賢殿修撰。賜金帶館職腰金出。特恩非故事也。

今之門狀稱牒件狀如前。謹牒。此唐人都堂見宰相之禮。唐人都堂見宰相。或參辭謝。○事○先具事。因申取處分。有非一事。故稱件狀如前。宰相狀後判引方許見。後人漸施於執政私第。小說記施於私第。自李德裕始。近世諂敬者。無高下一例。用之。謂之大狀。予曾見白樂天詩稿。乃是新除壽州刺史李忘其名門狀。其前序住。

京因宜及改易差遺數十言。其末乃言謹祇候辭某官。至如稽首之禮。唯施於人君大夫家。臣不稽首。避人君也。今則雖交遊皆稽首。此皆生於諂事上官者。始為流傳至今。不可復革。

辯證

今人多謂廊屋為廡。按廣雅堂下曰廡。蓋堂下屋簷所覆處。故曰立於廡下。凡屋基皆謂之堂。廊簷之下。亦得謂之廡。但廡非廊耳。至如今人謂兩廊為東西序。亦非也。序乃堂上東西壁在室之外者。序之外謂之榮。榮屋翼也。今之兩徘徊。又謂之兩廡。四柱屋則謂之東西雷。今謂之金廡道者是也。

梓榆。南人謂之樸。齊魯間人謂之駁馬。駁馬即梓榆也。南人謂之樸。樸亦言駁也。但聲之譌耳。詩隰有六駁是也。陸璣毛詩疏。檀木皮似繫迷。又似駁馬。人云斫檀不諦得繫迷。繫迷尚可。得駁馬蓋三木相似也。今梓榆皮甚似檀。以其斑駁似馬之駁者。今解詩用爾雅之說。以為獸鋸牙食虎豹。恐非也。獸動物。豈常止於隰者。又與芭櫟芭棣樹槎非類。直是當時梓榆耳。

自古言楚襄王夢與神女遇。以楚辭考之。似未然。高唐賦序云。昔者先王嘗遊高唐。

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為高唐之客。朝為行雲。暮為行雨。故立廟號為朝雲。其曰先王嘗遊高唐。則夢神女者懷王也。非襄王也。又神女賦序曰。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浦。使玉賦高唐之事。其夜王寢。夢與神女遇。王異之。明日以白玉。玉曰。其夢若何。對曰。晡夕之後。精神恍惚。若有所意。見一婦人。狀甚奇異。玉曰。狀如何也。王曰。茂矣。美矣。諸好備矣。盛矣。麗矣。難測究矣。瓊姿瑋態。不可勝讚。王曰。若此盛矣。試為寡人賦之。以文考之所云茂矣。至不可勝讚云云。皆王之言也。宋玉稱歎之可也。不當卻云。王曰。若此盛矣。試為寡人賦之。又曰。明日以白玉人君與其臣語。不當稱白。又其賦曰。他人莫覩。玉覽其狀。望余帷而延視兮。若流波之將瀾。若宋玉代王賦之。若玉之自言者。則不當自云。他人莫覩。玉覽其狀。既稱玉覽其狀。即是宋玉之言也。又不知稱余者誰也。以此考之。則其夜王寢。夢與神女遇者。王字乃玉字耳。明日以白玉者。以白王也。王與玉字誤書之耳。前日夢神女者。懷王也。其夜夢神女者。宋玉也。襄王無預焉。從來枉受其名耳。唐書載武宗寵王才人。嘗欲以為皇后。帝寢疾。才人侍左右。熟視曰。吾氣奄奄。願與汝辭。奈何。對曰。陛下萬歲後。妾得一殉。及大漸。審帝已崩。即自經於幄下。宣帝即

位。嘉其節。贈賢妃。按李衛公文武兩朝獻替記云。自上臨御王妃。有專房之寵。以嬌妬忤旨。日夕而殞。羣情無不驚懼。以謂上成功之後。喜怒不測。與唐書所載全別。獻替記乃德裕手自記錄。不當差謬其書。王妃之死。固已不同。據獻替記所言。則王氏為妃久矣。亦非。宣宗即位。乃始追贈。按張祐集有孟才人歎一篇。其序曰。武宗皇帝疾篤。遷便殿。孟才人以歌笙獲寵者。密侍其右。上目之曰。吾當不諱。爾何為哉。指笙囊泣曰。請以此就縊。上憫然。復曰。妾嘗藝歌。願對上歌一曲。以泄其憤。上以其懇許之。乃歌一聲。何滿子。氣亟立殞。上令醫候之曰。脈尚溫。而腸已絕。詳此。則唐書所載者。又疑其孟才人也。

建茶之美者。號北苑茶。今建州鳳凰山土人相傳謂之北苑。言江南嘗置官領之。謂之北苑使。予因讀李後主文集有北苑詩。及文苑紀。知北苑乃江南禁苑。在金陵非建安也。江南北苑使。正如今之內園使。李氏時有北苑使。善製茶。人競貴之。謂之北苑茶。如今茶器中有學士甌之類。皆因人得名。非地名也。丁晉公為北苑茶錄云。北苑地名也。今曰龍焙。又云苑者。天子園囿之名。此在列郡之東隅。緣何卻名北苑。丁亦自疑之。蓋不知北苑茶本非地名。始因誤傳。自晉公實之於書。至今

遂謂之北苑。

唐以來士人文章好用古人語。而不考其意。凡說武人。多云衣短後衣。不知短後衣作何形製。短後衣出莊子說劍篇。蓋古之士人衣皆曳後。故時有衣短後之衣者。近世士庶人衣皆短後。豈復更有短後之衣。

班固論司馬遷為史記。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此其蔽也。予按後漢王允曰。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班固所論。乃所謂謗也。此正是遷之微意。凡史記次序說論。皆有所指。不徒為之班固。乃譏遷是非頗謬於聖賢。論甚不款。

人語言中有不字。可否世間事。未嘗離口也。而字書中須讀作否音也。若謂古今言音不同。如云不可。豈可謂之否可。不然。豈可謂之否然。古人曰。否不然也。豈可曰否否然也。古人言音決非如此。止是字書謬誤耳。若讀莊子不可乎。不可須云否可。讀詩須云曷否。肅雍胡否飲焉。如此全不近人情。古人謂章句之學。謂分章摘句。則今之疏義是也。昔人有鄙章句之學者。以其不主於義理耳。今人或謬以詩賦聲律為章句之學。誤矣。然章句不明。亦所以害義理。如易云。終日乾乾。兩乾字。

當為兩句。上乾知至至之下乾知終終之也。王臣蹇蹇。兩蹇字為王與臣也。九五六二。王與臣皆處蹇中。王任蹇者也。臣或為冥鴻可也。六二所以不去者。以應乎五故也。則六二之蹇。匪躬之故也。後人又改蹇蹇字為蹇。以蹇蹇比謂蹇。尤為謬。君子夬夬。夬夬二義也。以義決其外勝己之私於內也。凡卦名而重言之。皆兼上下卦。如來之坎坎是也。先儒多以為連語。如競競啞啞之類。讀之此誤分其句也。又履虎尾。啞人凶。當為句。君子則夬夬矣。何咎之有。況於凶乎。自天祐之。言當為句。非吉而利。則非所當祐也。書曰。成湯既沒。太甲元年。孔安國謂湯沒至太甲方稱元年。按孟子成湯之後。尚有外丙仲壬。而尚書疏非之。又或謂古書缺落。文有不具。以予考之。湯誓仲虺之誥。皆成湯時。誥命湯沒。至太甲元年。始復有伊訓著於書。自是孔安國離其文於太甲元年下注之。遂若可疑。若通下文讀之。曰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則文自足。亦非缺落堯之終也。百姓如服考妣之喪三年。百姓有命者也。為君斬衰禮也。邦人無服三年。四海無作樂者。况畿內乎。論語曰。先行當為句。其言自當後也。似此之類極多。皆義理所繫。則章句亦不可不謹。

古人引詩。多舉詩之斷章。斷音段。讀如斷截之斷。謂如一詩之中。只斷取一章。或一二句。取義不取全篇之義。故謂之斷章。今之人多讀為斷章。斷音鍛。謂詩之斷句。殊誤也。詩之末句。古人只謂之卒章。近世方謂斷句。

古人謂幣言玄纁五兩者。一玄一纁為一兩。玄赤黑。象天之色。纁黃赤。象地之色。故天子六服皆玄衣纁裳。以朱漬丹秫染之。爾雅曰。一染謂之緇。緇今之茜也。色小赤。再染謂之窳。窳頰也。三染謂之纁。蓋黃赤色也。玄纁二物也。今之用幣。以皂帛為玄纁。非也。古之言束帛者。以五匹屈而束之。今用十匹者。非也。易曰。束帛戔戔。戔戔者寡也。謂之盛者非也。

經典釋文。如熊安生輩。本河朔人。反切多用北人音。陸德明吳人。多從吳音。鄭康成齊人。多從東音。如璧有肉好。肉音揉者。北人音也。金作贖刑。贖音樹者。亦北人音也。至今河朔人。謂肉為揉。謂贖為樹。如打字。音丁梗反。罷字音部買反。皆吳音也。如瘍醫祝藥。剗殺之。齊祝音呪。鄭康成改為注。此齊魯人音也。至今齊謂注為呪。官名中尚書。本秦官。尚音上。謂之尚書者。秦人音也。至今秦人謂尚為常。

興國中琴待詔朱文濟鼓琴為天下第一。京師僧慧日大師夷中盡得其法。以授越僧義海。海盡夷中之藝。乃入越州法華山習之。謝絕過從。積十年不下山。晝夜手不釋弦。遂窮其妙。天下從海學琴者輻輳無有臻其奧。海今老矣。指法於此遂絕。海讀書能然。文士大夫多與之遊。為獨以能琴知名。海之藝不在於聲。其意韻蕭然得於聲外。此衆人所不及也。

十二律每律名用各別。正宮大石調般涉調七聲。宮與商角徵變宮變徵也。今燕樂二十八調用聲各別。正宮大石調般涉調皆用九聲。高五高凡高工尺上。高一高四句合。大石同此。加下五共十聲。中呂雙調中呂調皆用九聲。緊五下凡高工尺上。下一下四六合。雙角同此。加高一共十聲。高宮高般涉皆用九聲。下五下凡工尺上。下一下四六合。高大石角同此。加高四共十聲。道調宮小石調正平調皆用九聲。高五高凡高工尺上。高一下四六合。小石角加句字共十聲。南呂宮歇指調南呂調皆用七聲。下五高凡高工尺高一高四句。歇指角加下工共八聲。仙呂宮林鍾商仙呂調皆用九聲。緊五下凡工尺上。下一高四六合。林鍾角加高工共十聲。黃鍾宮越調黃鍾羽皆用九聲。高五下凡高工尺上。高一高四六合。越角加高

凡共十聲。外則為犯。燕樂七宮。正宮。高宮。中呂宮。道調宮。南呂宮。仙呂宮。黃鍾宮。七商。越調。大石調。高大石調。雙調。小石調。歇指調。林鍾商。七角。越角。大石角。高大石角。雙角。小石角。歇指角。林鍾角。七羽。中呂調。南呂調。又名高平調仙呂調。黃鍾羽。又名大石般涉調。高般涉。正平調。

十二律并清宮。當有十六聲。今之燕樂止有十五聲。蓋今樂高於古樂。二律以下。故無正黃鍾聲。今燕樂只以合字配黃鍾。下四字配大呂。高四字配太簇。下一字配夾鍾。高一字配姑洗。上字配中呂。句字配蕤賓。尺字配林鍾。下工字配夷則。高工字配南呂。下凡字配無射。高凡字配應鍾。六字配黃鍾清。下五字配大呂清。高五字配太簇清。緊五字配夾鍾清。雖如此。然諸調殺聲。亦不能盡歸本律。故有祖調。正犯。偏犯。傍犯。又有寄殺。側殺。遞殺。順殺。凡此之類。皆後世聲律瀆亂。各務新奇。律法流散。然就其間亦自有倫理善工。皆能言之。此不備紀。

樂有中聲。有正聲。所謂中聲者。聲之高。至於無窮。聲之下。亦無窮。而名具十二律作樂者。必求其高下最中之聲。不如是。不足以致太和之音。應天地之節。所謂正聲者。如弦之有十三汎韻。此十二律自然之節也。盈丈之弦。其節亦十三。盈尺之弦。

其節亦十三。故琴以為十三徽。不獨弦如此。金石亦然。考工為磬之法。已上則磨其端。已下則磨其旁。磨之至於擊而有韻處。即與徽應過之。則復無韻。又磨之至於有韻處。復應以一徽。石無大小。有韻處亦不過十三。猶弦之有十三泛聲也。此天地至理。人不能以毫釐損益其間。近世金石之工。蓋未嘗及此。不得正聲。不足為器。不得中聲。不得為樂。

律有四清宮。合十二律為十六。故鐘磬以十六為一堵。清宮所以為止於四者。自黃鍾而降至林鍾。宮商角三律。皆用正律。不失尊卑之序。至夷則即以黃鍾為角。南呂以大呂為角。則民聲皆過於君聲。須當折而用。黃鍾大呂之清宮。無射以黃鍾為商。太簇為角。應鍾以大呂為商。角鍾不可不用清宮。此清宮所以有四也。其餘徵羽。自是事物用變聲。過於君聲無嫌。自當用正律。此清宮所以止於四。而不止於五也。君臣民用從聲。事物用變聲。非但義理次序如此。聲必如此。然後和亦非人力所能強也。

本朝燕部樂經。五代離亂。聲律差舛。傳聞國初。此唐樂高五律。近世樂聲漸下。尚高兩律。予嘗以問教坊老樂工云。樂聲歲久。勢當漸下。一事驗之。可見教坊管色。歲